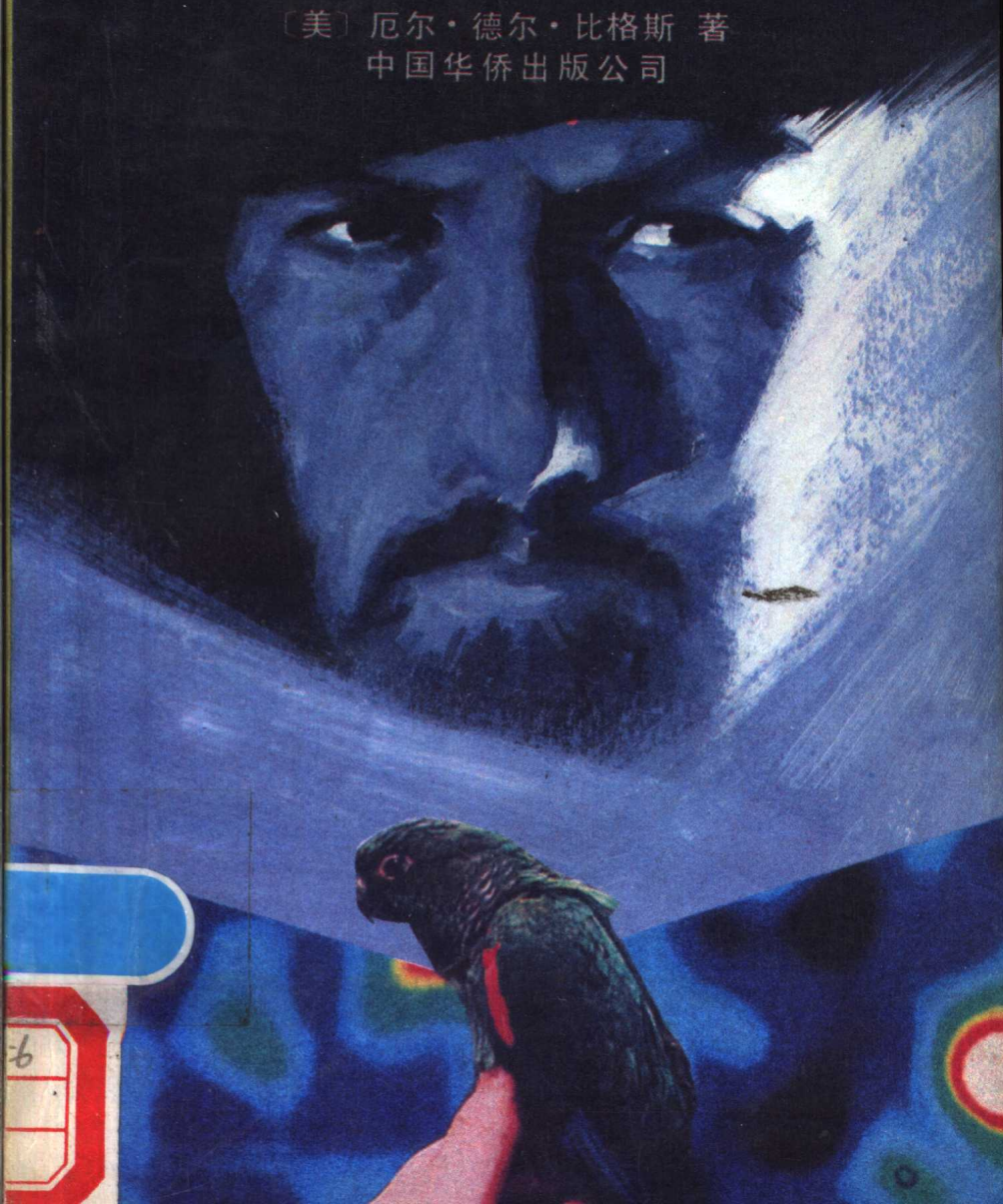


· 东方福尔摩斯陈查礼探案集 ·

中国鹦鹉

〔美〕厄尔·德尔·比格斯 著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


东方福尔摩斯陈查礼探案集

中国鹦鹉

〔美〕厄尔·德尔·比格斯 著

刘 胖 译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
根据美国阿美纳尔图书出版社

1981年版译出

东方福尔摩斯陈查礼探案集

中国鸚鵡

〔美〕厄尔·德尔·比格斯 著 刘 胖 译

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北京北新桥三条四号
(邮政编码: 100007)

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印刷厂 北京华昌印刷厂

开 本 787×1092毫米 32开
字 数 205千字 9.75印张
版 次 1989年11月第1版
印 次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074-151-6/I·91
定 价 3.60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菲力摩珍珠项链·····	(1)
第 二 章	来自夏威夷的侦探·····	(17)
第 三 章	在陈吉利家·····	(30)
第 四 章	“绿洲”风味菜·····	(43)
第 五 章	麦顿农场·····	(57)
第 六 章	托尼的快活新年·····	(73)
第 七 章	邮递员上路·····	(92)
第 八 章	扑克游戏·····	(110)
第 九 章	月黑杀人夜·····	(126)
第 十 章	布里斯队长·····	(144)
第 十 一 章	肖恩夜行·····	(160)
第 十 二 章	沙漠上的弃车·····	(173)
第 十 三 章	雪利先生看到了什么·····	(185)
第 十 四 章	第三个人·····	(199)
第 十 五 章	威尔·赫利的理论·····	(210)
第 十 六 章	电影界人士光临小镇·····	(220)
第 十 七 章	麦顿的行踪·····	(235)
第 十 八 章	巴斯托列车上·····	(249)
第 十 九 章	空中之音·····	(260)
第 二 十 章	夜探“小矿窑”·····	(271)
第 二 十 一 章	邮递员凯旋·····	(281)
第 二 十 二 章	重返埃尔多拉多·····	(291)

第 一 章

菲力摩珍珠项链

亚历山大·艾登从薄雾笼罩的大街上，走进那间装饰着大理石柱子的大厅。这里是米克——艾登公司出售其商品的地方。四十名精神焕发的雇员，正毕恭毕敬地排列在紧靠橱窗的位置上。展品窗内，价值连城的钻石透着珠光宝气，金、银、铂首饰熠熠生辉。雇员的晨服平平整整，一尘不染。每个雇员的左翻领上，都插着一支粉红色的石竹花。花朵清新鲜艳，仿佛就是从那个地方长出来的。

艾登边走边亲切地频频点头，鞋底踢踏着洁净明亮的瓷砖地面、发出欢快的清脆节奏。他身材不高、满头灰发、心地纯正、目光深邃、举止端庄，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他的身份。

米克家族的前辈先后做古，使亚历山大·艾登成了落基山脉以西，最有声望的珠宝店的唯一继承人。

到了商店的后部，他登上一段小楼梯，走进在两层楼之间特建的舒适办公室，他将在这儿处理有关业务方面的工

作。在接待室里，他见到了秘书。

“早上好，查丝小姐，”他打着招呼。

女秘书以甜美的微笑代替了回答。由于长期从事珠宝生意而随之产生的审美意识，使他慧眼独具地选中了查丝小姐。她的秀发金黄中泛灰，双眸呈紫罗兰色，风度优雅，穿着入时。不愿继承家业，不屑涉足经商的小鲍勃·艾登说，走进他父亲的办公室，犹如去雅座品茶。

亚历山大·艾登看了看手表。“大约十分钟后，有位客人来访，是我的一个老朋友——檀香山的乔丹太太。她到了以后，马上让她进来。”

“是，艾登先生，”秘书回答。

进入办公室后，艾登将帽子、外套和手杖挂上衣架。在他宽敞、明亮的写字台上，摆着早上刚到的信件；他懒散地瞥了一眼，心思却另有所在。过了不久，他信步溜跬到一扇窗前，佇立在那儿，痴痴地凝望着马路对面的一座大楼。

天气尚未放晴，前一天晚上锁住旧金山的浓雾依然迟迟不肯散去。就在这灰濛濛、阴沉沉的雾气中，逐渐展现出一幅画面。这画面色彩明快、勃姿英发，与周围环境形成了极大的反差。多年以前的往事，历历在目地浮现眼前。他想象着画中的自己，正走在这扇窗外——那个面孔黝黑的十七岁弱冠少年。

四十年前，檀香山的一个夜晚——当时的檀香山还是酋长的天下，生活安乐幸福，人们无忧无虑。伯格指挥的乐队，占据着菲力摩家华丽大厅的一隅，坐在一排蕨类植物后面，正演奏着欢快的乐曲。洋溢着青春气息的他，正和莎丽·菲力摩在明亮如镜的地板上翩翩起舞。少年的舞步不时地

出差错，因为他们跳的是一种新潮二步舞。这种舞最近刚由一名从尼普西克来的海军中尉介绍到夏威夷，大家跳的还不甚熟练。然而，他们心慌意乱并非全由生疏的舞步引起，还因为他搂在怀中的舞伴，是众星捧月的海岛之花。

世上有些人生来吉星高照，财运亨通。莎丽·菲力摩便是其中之一。倾国倾城的姿容本身，足以使她鹤立鸡群；更何况在夏威夷那单纯的社交圈子里，她早已是人们心目中的赵公之帅小姐。

当时正是菲力摩家族金满箱、银满箱，财源滚滚、富可抵国的颠峰盛期。菲力摩家的船队航行在远洋近海的各个流域；上千英亩的甘蔗种植园里甜味浓郁，丰收在望。

阿列克·艾登低头时，看到了挂在女郎柔肌玉颈上的一串，象征着她的财富和身份的珍珠，这便是名噪一时的菲力摩珍珠项链。是马克·菲力摩从伦敦买回家的，他为之付出的价格，曾令全夏威夷的人瞠目结舌。身居米克——艾登公司要职的艾登，目光盯着的是眼前的茫茫晨雾，脑海中浮现的，却是夏威夷那个具有异国情调的夜晚——奇花异香四溢、月色神秘迷人。爽朗的欢笑、拍岸的浪涛、那种海岛特有的优美旋律，似乎又在他的耳边响起。他模模糊糊地忆起了，莎丽那双水汪汪的碧眼，含情脉脉地注视他时的神态。仿佛那串硕大精美的珍珠项链，依然在她胸前随着呼吸起伏，散发着温暖人心的光辉——时光荏苒，此时的他业已年近六旬，成了经营珠宝的商人。

唉，往事已成空——他耸耸肩。四十多年啦，世事沧桑，福祸难料。莎丽嫁给了弗雷德·乔丹。几年后独生子维克多出世。艾登凄然一笑。她怎么给那个笨头呆脑、愚蠢固

执的孩子起这么个名子呢。

他走向写字台，坐到椅子上。毫无疑问，他暗自思量着，准是由于维克多的唐突鲁莽，所以才导致在邮政街的这间办公室里，不久将要出现的那个戏剧性场面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么回事。躲在舞台侧面的维克多，将为菲力摩剧目的最后一幕鸣锣收场。

他开始埋头处置信件。几分钟后，秘书推门进来禀报：“乔丹太太到。”

艾登站起来。莎丽·乔丹正踏着中国地毯朝他走来。她还是那么活泼愉快——这些年来她生活的可真不容易！“阿列克，我亲爱的老朋友——”

他迎上去握住她那双纤弱的细手。“莎丽，见到你我太高兴啦。请坐，”他将一把大皮椅子拉向写字台边，“这个具有殊荣的位置专门留给妳，而且永远如此。”

她微笑着坐下。他回到写字台后自己的宝坐上，拿起一把裁纸刀，在手里摆弄着。因为他位高事繁，一向忙碌惯了。这样静静闲坐着反而让他感到不舒服。“啊——呃——妳来城里多久了？”

“大概两个星期——让我想想——对，到上星期一正好两周。”

“妳食言了，莎丽，事先没告诉我。”

“可我脱不开身，”她为自己辩解，“维克多总是对我这么好。”

“哦，是的——维克多——我希望他一切如意。”艾登将目光移开，向窗外望去。“云开雾散了，不是吗？又是个好天——”

“亲爱的老阿列克，”她摇摇头。“别拐弯抹角了。绕圈子解决不了问题。开门见山，直截了当——这是我的座右铭。正如那天我打电话告诉你的，我决定把菲力摩珍珠项链卖掉。”

他点点头。“为什么不卖掉？留着又有何用？”

“不，不，”她表示异议。“的确，这串珠宝对我来说不再有什么用了。我深信，不论什么都应该班配匀称。这串华丽的珍珠项链只适合年轻完美的人戴。当然啦，这并不是我要卖它的真正原因。倘若还有一点办法，我也不愿意轻易把它卖掉。我是出于无奈。我——我破产了，阿列克。”

他又朝窗外看去。

“听起来很荒唐，对吗？”她继续说，“所有的菲力摩商行，连同菲力摩家的地产，全都化为乌有。海滨的那所大房子，也做了抵押。维克多他——他的投资倒了运——”

“我明白啦，”艾登语气温和地说。

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阿列克。维克多是个很坏、很坏的孩子。既愚蠢又粗心——没准比这还要糟。弗雷德去世后，他是我唯一的亲骨肉了。一切全指望他。”

“我知道妳有自己的苦衷，”他笑着说，“我对维克多没有偏见。莎丽，我——我也有个儿子。”

“请原谅，我应该先问的。鲍勃他好吗？”

“嗯，还好吧，我想。如果他不误早饭的话，在妳走之前他应该到这儿。”

“他也跟你一起做生意吗？”

艾登耸耸肩。“不完全是这样。鲍勃已经大学毕业三年。第一年去了南太平洋，第二年奔赴欧洲，第三年么——

据我所知——是消磨在俱乐部的桥牌室里。不过，看来他真的开始为自己的前程担忧了。他最后一次和我谈话时，提到想干报业这一行。他在报纸新闻界有些朋友。”珠宝商挥手指了一圈办公室。“我投入毕生精力从事的这项事业，莎丽，毫丝不能引起鲍勃的兴趣。”

“可怜的阿列克，”莎丽·乔丹同情地说，“新一代人实在令人费解。噢，我来主要是想谈谈自己的麻烦事。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我已破产，这一点方才我就提到了。如今只剩下这串珍珠项链。”

“这串项链很值钱，”艾登告诉她。

“是呀，足够帮助维克多摆脱困境。或许还可以帮助我安度晚年。我父亲为这些珠宝花了九万英镑。当时可是个很大的数目，现在么——”

“现在依然很值钱，”艾登接岔儿说，“妳可能不了解行情，莎丽。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珠宝亦象其他东西一样，倍受青睐。要论价的话，这串珠子能值三十万美元。”

这个数目令她瞠目结舌。“真的么，不可能吧。你有把握吗？你又没见过这串珍珠项链——”

“啊，我正在考虑，不知妳是否还记得，”他以责怪的口气说。“现在看来，妳是一无所知。就在妳进屋之前，我正回忆着四十年前的那个夜晚，当时我正在夏威夷的叔叔家做客。年仅十七岁的我，参加了妳的舞会。妳教我跳二步舞。珍珠项链就戴在妳的脖子上。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美好夜晚之一。”

“我也有同感，”她点点头。“现在我想起来了。当时

父亲刚把项链从伦敦买来，那是我第一次戴它。都是四十年前的往事啦——哦，阿列克，咱们还是回到此时此刻的现实中来吧。回忆——有时让人痛心。”她沉默了片刻。“你说它值三十万美元。”

“我不能保证可以卖到这个价钱。我说的是，项链值这个数目。想找到一个肯出这个价的买主，可就不那么容易了。眼下我想到了一个人——”

“噢，你已经找到买主了——”

“嗯，对，我是想到了一个。他说超过二十二万就不买。当然啦，要是妳急着脱手——”

“我是打算快点卖出去，这个大富翁是谁？”

“麦顿，P·J·麦顿。”

“不就是那个华尔街大亨，普兰格先生吗？”

“对，正是他。妳认识他？”

“只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消息。他颇有名气。不过，我没见过他本人。”

艾登皱起眉头。“这就怪了。他好象认识妳。那天妳给我打电话时，我听说他正在旧金山。我立即去饭店找他。一开始，他对项链的反应很冷淡。当我告诉他，这是菲力摩家的那串珍珠项链时，他不禁放声哈哈大笑起来。莎丽的菲力摩珍珠项链，我买啦——价钱是三十万美元，我说——二十二万，一分钱也不多给——他说。他用那么一种目光瞧着我，象是在跟这玩意讨价还价。”他用手指了指写字台上的一尊小铜菩萨。莎丽·乔丹迷惑不解。“可是，阿列克，他不可能认识我。我真不明白。不管怎么说，他肯出大价钱，而我正急需钱用。请尽快在他离城之前和他谈妥。”

秘书又推开门，“纽约的麦顿先生到。”

“知道啦，马上让他进来。”

他对老朋友说，“是我约他今天上午来这儿和妳见面的。听我的话，要沉住气，别显出急于脱手的样子。咱们想办法让他加码，尽管我没有太大的把握。他这个人很固执，莎丽，非常固执。报上对他的描述再贴切不过了。”

他的话突然打住，因为他谈到的那个固执的人，已经站到了他办公室的地毯上。赫赫有名的P·J·麦顿，华尔街上千百次金融大战的英雄，身高六英尺以上，穿着灰色西装，宛如一尊大理石雕像，俨然是个左右局面的人物。他用冷漠的目光环视房间时，仿佛从北极刮来了一股寒流。

“啊，是麦顿先生，请进，”艾登起身说。麦顿进到办公室里，身后跟着一位穿着高档裘皮大衣，神态懒散，身材苗条的女郎，和一名身穿深兰色西装，表情呆板的清瘦男子。

“乔丹太太，这位是我们方才提到的麦顿先生，”艾登做介绍。

“乔丹太太，”麦顿脱口而出，同时身体微微一倾。由于长期经营钢铁行业，他的声音也变得生硬了。“我带来了女儿伊弗琳和秘书马丁·肖恩。”

“真是太好啦，”艾登说。并怀着极大的兴趣，打量了闯进他静谧办公室的这一行人片刻。大名鼎鼎的金融家冷峻、强悍、自信；千金小姐懒散、高傲、苗条。据说，麦顿把晚年的爱，全部倾注到了这位掌上明珠身上。表情呆板、严肃、淡漠的秘书，虽然只是个配角，由于某种原因，也万万不可忽视。“请都坐下吧，”珠宝商张罗着，并忙着安排

座次。麦顿把自己的椅子向写字台拉近；他显然主宰着办公室内的气氛，使其他人皆处于从属的地位。

“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，”百万富翁开口道，“我们是专为来看那串珍珠项链的。”

艾登不禁一怔。“亲爱的先生——恐怕我让你误解了。项链此时不在旧金山。”

麦顿直盯着他说，“是你通知我来见项链主人的——”

“请原谅，我只有这一层意思。”

莎丽·乔丹出来打圆场。“我得说明一下，麦顿先生，从檀香山来这儿的时候，我并未打算卖项链。到了此地以后，我才根据情况做出了决定。我已经派人回去取了——”

千金小姐准备答腔。她先将围着脖子的皮领向后一退，这一来更显出了她的娇美。但神情却如其父般冷峻和生硬。她不耐烦地说，“我还以为项链就在这儿哪，否则我就不会来了。”

“我不会让你失望的，”她父亲插嘴说，“乔丹太太，妳说已经差人去取了，对吧？”

“对，如果一切顺利，项链今天晚上应该离开檀香山，六天后就能送到这儿。”

“来不及啦，”麦顿说。“我女儿今天晚上动身去丹佛。明天早上我启程去南部。过一周我去克罗拉多找她。然后我们一起去东部。来不及了。”

“我可以派人把项链送到你提出的任何地方，”艾登建议。

“嗯，我猜你就会这么做，”麦顿回答。他转而问乔丹太太，“这串珍珠项链是妳一八八九年，在老皇宫饭店戴的

同一条吗？”

她不胜诧异地瞧着他。“是同一条。”

“我敢打赌，项链一定比那个时候更美了，”艾登笑着说。“麦顿先生，你可否知道，在我们珠宝行业中，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——珍珠随人的气质变化。要么变得暗淡，要么更加光泽，全依佩戴者的心境而定。倘若果真如此，经过这么多年以后，项链一定更加赏心悦目了。”

“一派胡言，”麦顿粗鲁地说。“噢，请原谅，我并不是指这位佩戴项链的女士不迷人。我只是不敢与你们行业中的这种愚昧迷信苟同。好啦，我很忙。项链我买了，还是我出的那个价。”

艾登摇摇头。“我已经对你说了，项链至少值三十万美元。”

“我不这么认为。还是二十二万。二万做为定金，其余的收到项链后，三十天内补齐。卖还是不卖。”

他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俯身凝视着珠宝商。艾登本是个善于做交易的行家里手，但在面对这位不屈不挠的直布罗陀海峡式人物时，他那能言善辩的三寸舌技却施展不出来了。麦顿的唇枪齿剑直逼到眼前，他只好将目光投向老朋友，以求得声援。

“就这么吧，阿列克，”乔丹太太打破僵局，“我答应了。”

“好，就这样定啦，”艾登叹息着说。“麦顿先生，这下你可沾了大便宜了。”

“我从不干赔本的买卖，否则我就不买。”麦顿回答，并拿出支票簿，“按我提的条件，先交两万元。”

沉吟了半响的秘书第一次开口发言；他的嗓音尖细而冷淡，带着一种让人听起来很不舒服的假斯文。“你说珍珠项链六天就能送到，是吗？”

“大约六天左右吧，”乔丹太太回答。

“好极了，”他阴阳怪气的说，“谁送来？”

“一个私人信差，”艾登郑重地说。他仔细端详着马丁·肖恩。此人生着苍白的高额头，不时东扫西瞥的淡绿色眼睛，一双细长苍白的鹰爪手。这位是来者不善、善者不来。可不是个好打交道的人，他心想。“由一个私人信差送来，”他斩钉截铁地重复了一句。

“理应如此，”马丁说。麦顿签了一张支票，放到珠宝商的写字台上。“我有个想法，先生——只是个建议。”马丁接着说，“如果伊弗琳小姐回来以后，打算去巴萨迪那过冬的话，她将需要这串项链。从现在起到第六天上，咱们还在那一带，依我看——”

“究竟是谁买珍珠项链？”麦顿打断他，“我可不想让这件宝物被东西南北地捎来带去。如今骗子横行，我不冒这个风险。”

“可是，爸，”千金小姐说，“我确实很想今年冬天戴这串项链——”她突然收住嘴，因为P·J·麦顿的大红脸骤然变成了紫茄子色，他不停地摇着头。据报上描述，每当听到反面意见时，他总是这副模样。“把项链给我送到纽约，”他对艾登说，置女儿和肖恩的意见于不顾。“我要去南部呆些时候，到巴萨迪那的别墅小住，再去沙漠农场停留几天，那地方离埃尔多拉多四公里。我很久没到那边了，要是不偶尔去一下，管家们都闲得发懒啦。一回纽约，我就打电话通

知你。你可以把项链送到我在东部的办公室。三十天内，你便会收到我的支票，届时咱们钱物两清。”

“好吧，”艾登说，“请你稍候，我去起草一份合同，把双方提出的条件写下来。公事公办，这一点大家都清楚。”

“可以，”麦顿点头表示同意。珠宝商走了出去。

伊弗琳·麦顿站起来。“我在楼下等你，爸。我想浏览一下店里的翡翠玛瑙。”她对乔丹太太说，“要知道，旧金山的珠宝玉器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都好。”

“的确如此，”妇人微笑着说。她起身握住千金小姐的双手。“你的皮围领真漂亮，亲爱的。刚才妳没进屋前我还在说，这串珍珠项链只适合年轻女郎戴。现在终于物配其人啦。希望妳戴着它度过最幸福快乐的时光。”

“谢谢，”千金小姐说完就出去了。

麦顿瞧了一眼秘书。“你到汽车里等我。”当办公室里只剩下他和乔丹太太两人时，他用严酷的目光凝视着她。“妳以前从未见过我，是吗？”他问。

“请原谅，我见到过你吗？”

“不，我想妳是不会看到我的。但我见过妳。啊，现在我们都已步入桑榆之年，把过去那些事抖出来对彼此已无妨。我想让妳知道的是，能到得妳这串项链，我感到心满意足。今天上午，总算是愈合了我心灵上的一道深深的伤口。”

她困惑不解地注视着他。“我没听明白。”

“不，妳当然不会明白。八十年代时，妳常和家里人一起，从海岛到皇宫饭店驻留。而我——我曾是那家饭店的侍者。我经常在饭店见到妳。有一次，妳戴的就是这条闻名

遐尔的非力摩珍珠项链。当时我觉得妳是世界上最美的姑娘。唉，我为什么不这样想呢，那时咱们都——呃——”

“如今咱们都老气横秋啦，”她温柔地说。

“是呀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迷恋过妳，但我——那时只是个侍者，妳的目光扫视过我，却从未正视过我。一件摆设，一个装饰品，这就是我在妳心中的价值。告诉妳吧，这大大伤害了我的自尊心，在我心灵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。正如我方才告诉妳的，我发誓一定要实现自己的心愿——娶妳做我的妻子。现在咱们可以将这件事一笑置之了。我的目的没有达到，甚至我的几次小计谋也未奏效。然而，今天我得到了妳那串珍珠项链，我女儿就要戴上它了。这使我得到了某种补偿。我用钱买到了妳的财富，旧伤口终于愈合了。”

她良久地注视着他，随之摇摇头。要是在以前，听了这番话后她很可能大为不悦，现在已无所谓。“你这个人真怪，”她说。

“什么怪不怪，我就是我。今天我要将心头话一吐为快，让妳明白我的心思。否则我的最后胜利将不完整，会留下一一种精神上的缺憾。”

艾登返回办公室。“合同拟好啦，麦顿先生。如果你能签字——谢谢。”

“你等我的电话吧。记住，给我送到纽约，而不是其他地方。再见。”他转向乔丹太太，向她伸出手。

她握住他的手。“再见。这时我不是扫视你，而是正视你了。”

“妳的视觉印象如何？”